

孙小美
de花园

孙庆美，网名孙小美，宁波人，本科读的是心理教育专业，目前在外企工作。自小喜欢自然和花卉，是个园艺达人。几年前，无意中爱上了植物分类学和自然摄影。她说：认植物、拍植物、画植物、种植物，是她业余时光最愉快的事情。本报今起推出“孙小美的花园”专栏，分享她与植物的故事。



多刺绿绒蒿

在我国的高原上，有一种神秘的野花，让全世界的植物爱好者为之如痴如醉——那就是绿绒蒿。它们属于罂粟科，大部分只产于中国的喜马拉雅地区。通透的花瓣、艳丽的大花、深深浅浅变化莫测的色彩……却生长在高原极度恶劣的环境中。西方国家的爱好者给它取了一个极具魅惑力的名字：蓝罂粟，而国内的爱好者们通常把它叫作“绿神”。

近几年，我曾不止一次特意奔赴高原，只为在与天空最接近的地方，一睹“绿神”的风采。

生存有多艰难，绽放就有多美丽

□孙小美

甘南初识绿绒蒿

2013年夏天，我从宁波出发，踏上了甘南—青海环线的旅程。那时的我，对野花尚知之甚少，只是自小喜爱美丽花朵。看到别人拍的高原花海照片一见倾心，也想到那风景绝美的地方，看看它们亲近它们。

进入甘肃四川交界的山区，我们沿着清澈湍急的溪流，穿梭在曲折蜿蜒的大峡谷中。突然，某一个转弯处，我看到远处山崖的斜坡上有几朵红色的大花一闪而过，

但看不清是什么。

终于，我们穿过一个天然的石门，进入了扎尕那。一个转弯，眼前豁然开朗，高耸的山峦之下，绿树茵茵，青稞麦浪拂动，其间错落着藏族村寨。我们仿如武陵人，一路跋涉，山穷水尽却又柳暗花明，误入世外桃源。

根据当地人的指引，我们一行开始向村后的山峦徒步。明黄、紫红、纯白，一路上各种盛开的花朵。第一次上高原，

走个路都要喘一下，爬坡简直就如废旧拖拉机一般，突突突呼呼呼，张大嘴拼命呼吸着稀薄的空气。终于走上高山草甸，之前一直萦绕于怀的红色花朵又出现了！碎石坡间，小灌木下，草甸之间，一朵朵鲜红的花朵犹如红色手帕在风中飘扬。灵光一闪，这个花好像叫绿绒蒿！回来后才知道这是红花绿绒蒿。

青海的再次邂逅

再次与绿绒蒿不期而遇，也是在艰难徒步过程中。川甘青三省交界处的年保玉则，是巴颜喀拉山的最高峰。山峰下的仙女湖海拔4000米左右，湖水沁凉清澈，是藏民心目中的“圣湖”。

我们的行程，是沿着仙女湖畔，徒步前往另一边的妖女湖。偶一抬头，看着水平如镜的湖面，高耸入云的山峰和皑皑的冰川，耳边只有风声、鸟声，一切都是如此宁静，仿佛亘古不变。一路上各种新奇的野花不断出现，而我却一直记

挂着之前见过的绿绒蒿。

终于，我看到路边坡上有两棵蓝紫色花朵的植物出现，直觉告诉我这也是一种绿绒蒿。顾不得土石松散下滑，我一口气朝坡上冲去。蓝紫色的花朵向下垂着，薄薄的花瓣还带着晶莹的水珠，说不出的婉约优雅，与之前张扬肆意的红花绿绒蒿风格迥异。而这一垂头的温柔，映着宁静湖水巍巍雪山，仿佛高原仙子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高原仙子其实是五脉绿绒蒿。

然而真正震撼我的，却

是牛头碑上的那次相遇。位于青海玛多的黄河源头牛头碑，海拔4610米。车子盘旋在通往牛头碑的路上，我发现土坡上同样湛蓝的绿绒蒿花朵。细细看这花朵，觉得它的花瓣蓝得不可思议，是与高原清澈的天空、深邃的湖水一样的色彩。要到达最接近天空的地方，才能看到与天空一样纯粹的花朵。中间金黄色的花蕊，形成鲜明的反差，特别出彩，只有大自然才能把这些对比色运用得如此得心应手。

一生只开一次花

从高原回来之后，准备整理照片，那些缤纷多彩的高原花卉一下子出现在眼前。当时震撼我的绿绒蒿，始终蒙着神秘的面纱。此时我对植物分类尚无了解，就上网查资料。有一天，看到了顾有容拍摄的《花日历》中介绍绿绒蒿的视频，对绿绒蒿的了解由表面的美丽形态又更深入了：许多种

绿绒蒿都是一生只开一次花，多年生长、一朝开花结种后死亡。小苗终于成熟开出硕大花朵后，为了能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中成功授粉播种，想尽办法，用花瓣制造一个小小的温室，吸引昆虫来取暖和进食，顺便帮它传粉，甚至吸引昆虫来产卵，贡献花朵的一部分作为幼虫的食物，让昆虫在此过

程中进行传粉，实现双赢。最后，将成熟的种子撒播出去，这棵绿绒蒿就走完了短暂的一生。而绿绒蒿的鲜艳色彩，也是为了吸引授粉的虫子。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生长，绿绒蒿为了生存和延续，运用上各种生存智慧，生存有多艰难，绽放就有多么美丽！

香格里拉的观花旅程

又一年春天，早已按捺不住，计划起了高原观花旅程。而最惦记的，还是高山上的绿绒蒿们。香格里拉，传说中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，雪山之上，又会有怎样的奇遇等着我呢？

从丽江到香格里拉，开始在高原爬山的第一天，我们从海拔3700米处向4000米进军。熟悉的高原缺氧窒息感又一次来临，走走停停，不停喘气。这时，从我们身后，走来多位老婆婆，她们穿着朴素，步履缓慢，却一直坚持着往前走去。原来，这是来自日本的绿绒蒿爱好者团体，主要以老太太为主，年龄从50多岁到80多岁都有。前两天，老太太们用了8个小时的时间坚持爬上了海拔5000多米的玉龙雪山流石滩，只为亲眼看一看绿绒蒿。听到这里，敬佩之情油然而生，我们也立马抖擞精神继续前行。

进入高海拔原始的针叶林中，清新冷凉的空气拂面而来。深入丛林，脚踩着苔藓层，软绵绵的，格外舒服。钻过枝

权，跨过横倒的枯木，整个林子安静得只有鸟叫声。阳光从林间的空隙中投射下来，横断山绿绒蒿和全缘叶绿绒蒿正静静地绽放着。横断山绿绒蒿浅黄色的花瓣晶莹剔透，全缘叶绿绒蒿像被施了魔法，蓝色花瓣犹如海水般清澈深邃，更有紫红色、粉色各种渐变色花朵，让人着迷。

而在流石滩寻找绿绒蒿，却没有如此轻松了。我们从海拔4200米的垭口，向着白马雪山的皇冠峰跋涉。也不知走了几个小时，随着海拔的升高，植被越来越少，脚下出现了倾斜的碎石坡，一步一滑，小心翼翼。远远看到一棵总状绿绒蒿正在绽放，“薄透软”的蓝色花瓣在阳光微风中轻轻飘动。

追寻绿绒蒿的旅程，常常灰头土脸、身乏力竭，翻山越岭、跋山涉水只为一睹绿绒蒿的美丽容颜，这就是我们爱好者最简单快乐的

梦想。也希望更多的人，了解它的美，懂得它生存的艰难，一起守护它。



总第 6145 期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行走在四季

□许金达

曾几何时，我把蜗居在家里当作人生的最美享受。我会坐在写字台前，乐此不疲地阅读诸如《复活》《猎人笔记》《红与黑》这样的经典文学作品，当灵感不期而至时，则怡然其乐地端坐在电脑前，敲击键盘，写下一些值得我记录和思考的文字。那时的我根本没有散步的动机。

我的一位挚友，是一名散步发烧友。据他说，如果他一天不散步，就懒得难受。所以除非万不得已，他每天晚上总要走上一个半小时。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对我大谈散步的好处。说散步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，不像有人为了健身，必须到处去拜师学艺；也不需要双扇、单扇、太极剑等健身器械，只要迈得开双腿就行。而且从膝关节的承受能力来说，散步要比跑步安全得多。据他说，只要坚持散步，就可以降低高血压，改善血液中胆固醇指数；强壮肌肉，改善骨质健康，减缓紧张和压力；延缓大脑的衰老，还可以减肥。总之，散步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运动。他卖力地蛊惑我去散步，但我对朋友的话根本置若罔闻。

使我最终爱上散步的缘由竟是一次结伴登山活动。三年前暮春的一天，我和几个好友来到鄞东横溪镇金峨山脚下。金峨山峰峦叠翠，遍布奇岩怪石，溪流潺潺，山花遍野，鸟语花香，犹如世外桃源。同伴告诉我，登临峰顶可远眺宁波城的繁荣景象，又可一览象山港海天一色的壮观美景。我们兴致勃勃地一边谈笑，一边向上攀登。但是我没有爬到半山就累得气喘吁吁，汗流浃背。几个同伴看到我的狼狈相，都忍俊不禁。看来无缘登上金峨山巅，饱览一览众山小的秀色，我只得怏怏地打道回府。

这件事深深触动了我。痛定思痛，我把自己居住小镇里新建的公园当作我的散步场所。记得第一次去公园的时候是春天的一个星期天早晨。那时，晨曦微露，公园的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，不知名的小鸟藏匿在枝叶间此起彼伏地婉转歌唱，万物是那样的欣欣向荣。这一切都使我心生喜欢。从此，每当星期天的早上，我就会来到公园。我绕着公园那条用条石砌成的小路，一圈又一圈地行走。渐渐地，我爱上了公园里微风吹拂垂柳的那份柔美，爱上了微雨滴落在雨伞上那带着节奏的浪漫；更爱上了下雪天那扑面而来的清冽……所有的这一切带给我难以用语言来描述的独特感受。而那些必须上班的日子，我会沿着公路一直前行，看着各种各样的车辆在我的身边川流不息地匆匆而过；看着紧挨着公路的中塘河的河水浩荡东去；看着路边那些花花草草随着季节更替悄悄地变化……

散步还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，迈开腿的时候其实是我思维最活跃的时刻。我已经习惯于一边散步一边思考。常常散步结束，一篇小品文也就出来了。

今年一个风和日丽的双休日，我和几个同伴又一次来到金峨山下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攀登，我终于登上金峨山。当我站在山巅，眺望着波涛滚滚的象山港的时候，一种如愿以偿的喜悦从心底油然而生。